第一章

希望与命运

威廉·杰佛逊·布莱特三世提前一个月来到人世。他是于1946年8月19日辰时在阿肯色州霍普镇的朱丽娅·切斯特医院剖腹降生的，生时体重6磅8盎司。这个生来就没有父亲的婴儿在霍普镇的降生并非没有前兆。他出生的前一天，天气异常炎热，温度高达100度以上，继而是场凶猛的暴风雨，整夜雷鸣电闪，城内三处起火。当地的一家电影院碰巧上映由简·拉塞尔主演的《年轻的寡妇》，剧中情节恰好与这位新生儿的23岁的母亲的困境相仿佛。

新生儿的母亲，年轻的寡妇弗吉尼亚·戴尔·布莱特把儿子带回在赫威街的家。这是铺有硬木地板、装有法式门窗的一幢大白房子，弗吉尼亚和父母伊狄思和埃尔德里奇·卡西狄就住在这里。从那时起，这两位老人就给他那熟悉的南方方言增加了“妈嬷”和“爸布”这两个新词儿。他得到的第一件礼物是一件摇木马和一双凉鞋，然后是一把银匙和卫生巾盒。根据婴儿时的记载，他说出的第一个词是“爸布”。如果当真，就连这也是他做出的第一个政治决定，也是最安全的选择，因为比利若是咿呀说出“妈咪”之类的话来，母亲和祖母会为该词究竟指谁而争吵不休。要了解这位未来的总统，关键在于了解这样一个事实，他在霍普镇开始生命之旅时就已没有了父亲，只有两位“母亲”在争夺他的爱和注意力。弗吉尼亚怀了他，生了他，但一旦回到了家，伊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思便自以为是主宰。弗吉尼亚会偷偷溜出去带他去走婴儿车，或在前廊与他一起摇晃椅，而一到了房里，伊狄思便为他安排好一切。他在规定的时间里吃、喝，入睡和醒来都用节拍器来约束，睡眠长短是用分钟来计算的，而为了让他壮实，伊狄思有时甚至硬把食物塞进他的嘴里。

这是妈嬷的生活方式。孙子出生时，伊狄思·格里莎姆·卡西狄已经 45 岁了。她是霍普镇上的风头人物之一，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矮胖的身材，认真热切的性格、一双犀利的眼睛和一副高高的颧骨；短平的头发染成甘蓝黑；她的面目表情千变万化；额前和两鬓梳着卷发，面部正中脂粉重抹，双颊圆红，嘴唇大红，看上去颇似日本歌舞伎中的脸谱式人物。她是这座小城里颇受人尊敬的私人护士，常常穿一身护士的制服：白帽子，白浆洗服和白袜子，飘曳的海军蓝披巾上绣着金色的缩写字母。她开一辆大别克车在霍普镇转来转去，人们几乎看不见低伏在舵盘上的那副面孔。用她的一个侄女的话说，每当伊狄思姑妈开车走过时，汽车总是故意向司机那边倾斜。

朝她的方向倾斜的事情太多了。她雄心勃勃，性情多变，不甘心于持家和为人妻的生活。丈夫是个好心人，善交朋友而惟独不善赚钱。她越来越不满足于家庭主妇的角色，为一种低于自身期待的生活方式而感到恼火，于是便开始修习护理函授课程。有时候，她对外人似乎比对家人更友善，只有孙子比利是个例外。她把全部身心都放在病人身上，精心护理，体贴备至，有时甚至整夜守候在重病号身边。她还常常于冬季去亚力桑纳、夏季去威斯康星护理康复病人。工作之余，她还经常开车去霍普镇的黑人区，照顾仆人和医院侍者的孩子们。

伊狄思性格欢快多变，一种欢快的幽默感伴随着常常以女儿和丈夫为对象的残酷性情。童年时期的弗吉尼亚曾因为不诚实而受过她的鞭打，而当女儿身为人母、无法再遭鞭罚之时，也还是逃避不了她的批评和指责。丈夫更不例外。他们是在距霍普镇以

东几英里的波德考小村附近的棉场上一起度过的童年，真可谓青梅竹马。随着年事的增长，她的脾气也愈加暴躁。她嘶叫摔打：埃尔德里奇已经练就了躲避飞来之物的高超本领。亲属们后来都公开议论他们认定的她与几位医生的不正常关系，而她却喋喋不休地谴责丈夫对城里一些女士的过分好感。

詹姆士·埃尔德里奇·卡西狄和声细语，笑容可掬，友善之情委实难以抑制。他只受过 5 年的小学教育，便由于父亲去世而离开农场，在亲属家长大。他把朋友和陌生人待为至爱同族。20 多岁时，他搬进城里，找到了乐于从事的南方特有的送冰职业。起初，他赶一辆马车，走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后来，他开一辆冰冻卡车，奔驰在柏油马路上。无论用什么运输工具，他都为自己是霍普镇的送冰人而感到自豪。他每天向数十人颔首致意，仿佛自家人一样出入他们的房屋，背上的大黑皮包里装着一块块冰，平均有 55 到 75 磅重，他把冰块从大街上背到客户厨房的橡木冰箱里，衣服常常滴淌着浸透的汗水。霍普镇是汉普斯代德郡郡址，有 8000 人口，人与人之间无不相识，而相识却大可不必是喜欢。埃尔德里奇·卡西狄每到一处无不受到人们的欢迎。他带着孩子们到处助人为乐，无论在哪里，只要需要就停下车来，帮人装轮胎、修器械，他是社区里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

埃尔德里奇溺爱独生女弗吉尼亚，称她为“姜”。他坚持给女儿买新课本而不买旧的，为了不让她在出身豪门的女同学面前难堪。有一次，由于没有钱而未能在复活节给她买一件新衣服，他不停地道歉，甚至哭作一团。晚上，当伊狄思向他大吼大叫时，他便和女儿溜出去，在前门廊里给她讲故事，看着一辆辆汽车从赫威街上穿过，听着轰鸣刺耳的火车滚进两个街区外的站台。弗吉尼亚 12 岁时，埃尔德里奇就常常给她喝上一两口威士忌。他是位反禁酒主义者，在酒贩子中长大，认为越是隐藏的东西人们就越是想要弄到手。弗吉尼亚崇拜父亲，害怕母亲，但她的性格中却二者兼有：伊狄思以任务为指向的韧劲和多变和埃尔德里奇的随

和与友善。

少年时期，弗吉尼亚在南大街和第三街拐角处的方格咖啡馆里当女招待，同时热情参加霍普高中的各项活动：全国荣誉协会，新闻俱乐部，图书俱乐部，音乐俱乐部，科学俱乐部，新生班秘书，并被选为学生会成员。她也是一位喜欢调情、不掬言笑而又天真无邪的姑娘。在高年级纪念册里，她在自己的照片下做了这样一番描述：“我愿意严肃，但一切却是这般可笑。”在题为“仅凭你的想象”一节中，毕业生们都假想各自相反的性格，弗吉尼亚调皮地写上这样一行：“仅仅想象一下弗吉尼亚·卡西狄复杂的性格。”在进行性格描述的“遗嘱”一栏中，她写道，“我，弗吉尼亚·卡西狄，将把我对男孩子们磁石般的引力传给玛丽·乔·芒罗。”小时候，她嘲笑母亲的浓胭重脂，但在高中毕业时，她开始在重妆的脸上描上第一笔，这将成为她成年以后的人格标志：赫威街家里的梳妆台上堆满了睫毛油，唇膏和描眼线、眼影的工具。

弗吉尼亚的毕业纪念册封皮不是传统纪念册的皮面光纸，而是当地一家报纸《霍普明星》的一个特别版面。该版发表于 1941 年 5月 28 日，在整个第一版的大幅版面上，是一张舞台剧照，描写了即将毕业的高中生所要进入的那个不可预测的世界。学校大礼堂的舞台上站着两名学生，他们以恐惧真切的目光凝视着扔在空中的一颗巨大的骰子，不知道落地的一面是“战争”还是“和平”。几天之后，联邦政府在城郊外购买了数万亩良田，建起了西南试验场，陆军将在那里检验来福枪弹、小型炸弹和信号弹，以备即将到来的战争之用。试验场成了霍普高中毕业生的隐喻。他们感到浑身充满了爆破力，随时都可以证明什么。弗吉尼亚的同班同学杰克·韩德里克斯回忆说，“大家都跃跃欲试，都要离开霍普，走向更大的世界”。

弗吉尼亚也走出霍普，来到了最近的一座大城市， 50 英里以南的路易斯安纳州的史列夫波特，在三洲医院学习护理。两年后，

也就是 1943 年的那个仲夏之夜，她和比尔·布莱特在这家医院里邂逅相遇。布莱特至少在史列夫波特是自称为比尔的；得州的家里人都称他为 W·J，即威廉·杰佛逊。他在其他人面前曾用过其他名字，也曾得到过不少人的青睐。他不啻一个身分，甚至出生年月日也不尽相同。按家里人所说，他出生于 1918 年 2 月 27 日，但兵役记录记载的年龄却要大上 1 年零 6 天，即 1917 年 2 月 21 日。不管怎样，弗吉尼亚·戴尔·卡西狄对生命的统计数字丝毫不感兴趣，重要的是那天晚上她看到了比尔·布莱特。不管他是 26 岁还是 25 岁，他的年龄，他的身世，甚至她自己的身世，都无关紧要。在看到他的瞬间里，那自信风趣的言谈举止，那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那副宽阔雄健的臂膀，还有那头褐色的头发，使她一下子忘掉了在霍普镇已给她戴上 4 年订婚戒指的旧男友。布莱特是位“漂亮男子”，她后来说，“总是那么漂亮。这是一股奇怪强烈的魅力，也许就是一见钟情吧。”

布莱特是陪一位女伴来到这家医院的。如果说那是个什么先兆的话，那对于这位实习护士也并不存在。那位腹部剧烈疼痛的妇女最后被送到手术室做阑尾紧急切除手术。弗吉尼亚所能想到的只是布莱特是否已与这位病人结了婚或定了婚，如果没有，那她该如何引起他的注意。布莱特动身时，她眉目传情；布莱特走出门口又踅回来，走到弗吉尼亚面前，看看她手上的戒指，问那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她说。一段浪漫史就这样开始了。当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弗吉尼亚从未解释那位妇女是谁，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布莱特自述是位旅行推销员，在回往得州舍尔曼的途中来史列夫波特小住。舍尔曼是他的家乡，他要回家应征入伍，由于深为弗吉尼亚所迷，所以决定留下来，找到一套公寓，做起出售奥尔兹汽车的行当来，这是弗吉尼亚后来回忆时所说。

但这个故事中有一个矛盾。根据布莱特的兵役记录，弗吉尼亚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在军队服役两个月了。 1943 年 4 月 2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日，布莱特在路易斯安纳州卡多教区的义务兵役制第二局报名应征，于 5月 3 日（即 10天后）在史列夫波特入伍。这就是说，他并不是像对弗吉尼亚所说的那样仅仅路过史列夫波特，而实际已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了。既然已经在史列夫波特入了伍，他便没有必要再回到家乡舍尔曼报名。然而，他何以能在服役的同时从事汽车经营，这一直是个不解之谜。如弗吉尼亚在自述中所说，初恋之时，弗吉尼亚几乎每天都与他厮混在一起，竟对他的军人身分一无知晓。但是，有关比尔·布莱特的一切都是矛盾、神秘的。他每天都在编造自己的故事，从熟悉的陌生人，到旅行推销员，靠魅力和殷勤求得生存，如果你对他的雄辩口才表示怀疑的话，那你只需了解下面这个事实：当弗吉尼亚带父母来到史列夫波特为她的婚姻祝福时，布莱特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就赢得了疑虑重重、意志坚定的伊狄思的信任。

1943 年 9月 3 日，即在弗吉尼亚和布莱特相遇不到两个月、布莱特开赴海外战场的 5 个星期前，他们在得克萨尔卡纳结了婚。这是一次典型的私下战时婚礼，和平和正义把并不了解相互身世、更不了解其未来、而只知道马上就要分手的一对儿恋人结合在一起。弗吉尼亚以为与她结婚的这个男人以前从未结过婚。她从未问过，也从未听布莱特提起过。她只知道布莱特出生在得州北部平原上，在丹尼森和舍尔曼之间一片种植棉花、玉米和养鸡的 45 公顷的农场上长大，在威利·布莱特和洛厄·比尔契·阿耶斯的 9 个孩子中排行第六；布莱特和阿耶斯两家分别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柯林思和里普莱；弗吉尼亚还知道布莱特在 13 岁时由于父亲病重而开始在奶厂做工，父亲死后他在机械修理厂找到一份工作，最后离开家乡当了一名旅行推销员；他决心发财致富，走遍了得克萨斯，俄克拉荷马，路易斯安纳，阿肯色，田纳西，以及加里福尼亚，为曼比设备公司出售重型设备。她知道的就这么多，而且是在面对面看着他时知道的，她“心软了”——这就是她所知道的一切。

而她不知道的是，1935 年 12 月，一份结婚许可证跨过州界在俄克拉荷马的梅迪尔签发，记录了 W·J·布莱特和弗吉尼亚·阿岱尔·伽什的婚姻，后者是舍尔曼一位酒店店主的 17 岁女儿；一年以后，阿岱尔离开了舍尔曼的农房，W·J·把她的衣服装在手提箱里寄走后，达辣斯市政府为他们签署了离婚文件。

她不知道在此次离婚两年后，即 1938 年 1 月 17 日，得克萨斯的奥斯汀市签发了一份出生证，把 W·J·布莱特列为阿岱尔·伽什的儿子亨利·列昂·布莱特的父亲。

她不知道 1938 年 8 月 11 日俄克拉荷马的阿德莫尔签发了一份结婚许可证，记录了 W·J·布莱特与 20 岁的马可辛·汉密尔顿的婚姻；9 个月后，在处理马可辛和布莱特离婚案的法庭上，法官判定 W·J·“犯有极端残忍和极不负责任罪。……他拒不为她提供住所，结婚两个里期后就不认她为妻子，把她抛弃在加里福尼亚的洛杉矶，不给她提供去俄克拉荷马州俄克拉荷马市投靠父母的路费。”

她不知道在 1940 年，W·J·与阿岱尔·伽什的小妹妹法耶结了婚，几个月后又离了婚。尽管这次行动的动机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逃避与另一个已声称怀上了他的孩子的年轻女人的婚姻。

她不知道 1941 年 5 月堪萨斯城签发了一份出生证，证明一个女婴的父亲是 W·J·布莱特，其生母是曾与布莱特结婚不久的密苏里州的一位女招待。

与弗吉尼亚，卡西狄结婚时，比尔。布莱特隐瞒了这一切，几个星期后他奔赴战场，乘一艘军舰驶向地中海，在第 125 军械基地汽车维修营 3030 连当三级技工。他随军在埃及开罗郊外的沙漠基地驻扎了几个月，修理引擎和在北非战役中使用过的重型机械。1944 年 5 月 1 日，他所在营在亚力桑德里亚登上第 640 号运输舰，驶向那不勒斯，在内陆行军 30 英里后，在卡塞尔塔城附近安营扎寨。第 125 军的技师和修理工保证了战争机器的运转，制造

引擎，重修传动装置，改装卡车和坦克，从废旧车辆上拆下有用的零件，这个军事基地其实就是换了位置的底特律工业城。

他们距战场相当遥远，每天工作 10 小时，每星期日下午休息，最糟糕的活都留给意大利老百姓和战俘去做。基地有两座剧院，一座是露天的，另一座是室内的。他们每个星期有 5 个晚上在那里看电影。营地常常举行垒球和拳击比赛。乔。路易曾去那里当过裁判。美国兵役组织曾把“布鲁克林躲闪者”队的列奥·杜罗切尔请来表演。夏天，士兵们成群结队来到城里，在皇宫游泳池游泳。每逢周末，他们都去那不勒斯，安齐奥，弗罗伦萨，罗马和卡普亚海滩。他们也常常遇到社会疾病、疟疾和偶而的食物中毒。

布莱特到意大利时，弗吉尼亚已从护士学校毕业回到霍普，与父母同住在赫威街上，并找到了一份护士工作。比尔·布莱特从未在霍普住过。他对这座小镇几乎一无所知，但却在兵役文件上将其列为通讯地址之一。弗吉尼亚每天给他写信，描述她在霍普的生活，把他列在《家乡消息》的邮政名单上。这是由“罗伊”·安德森先生主办的民间油印信刊，一份未经过“重建”的南联邦报纸。它刊载这座小镇的消息与州和国家大事，包括美国军人权利法，攻读学位的泥瓦匠，湖里咬人的鱼，西南试验场弹药试验震破了 5 英里以外住户的窗户，甚至把盛开的黑草莓描写成“飘动的雪花”。在一封信中，老罗伊先生把霍普的生活与纽约的一个丘八的生活加以对比：

> 他看到的是里面坐着百万富翁的高耸的帝国大厦和广播中心，我看到的是爬满了松鼠的高高的胡桃树和树皮如鳞的山胡桃。他看到的是中央公园珊瑚湖上的天鹅，我看到的是茅草湖上的野鸭。他在达戈水果摊上买到西瓜，我则去月光如莹的西瓜地里。他用 1 元 5 角在花卉店里买上一支栀子，我则到韦拉花园去采摘。他死后下葬要付钱给扈棺者，而我则有 6 位朋友背上我那疲惫不堪的尸体。

所有这些都汇成一句话：那天我收到一位思乡少年的信，寄址是：上帝之国阿肯色州霍普镇，罗伊·安德森。难道这还不真实吗？

比尔·布莱特告别戎马生涯之后并未打算定居在上帝之国。芝加哥有一份工作在等待着他，为战前他所工作过的那家公司推销重型设备，并打算接弗吉尼亚去芝加哥。弗吉尼亚后来回忆说，她于 1945 年 11 月与布莱特在史列夫波特团聚，此前他曾去过舍尔曼。但是，布莱特的兵役记录表明，他直到 12 月 1 日才离开意大利，12 月 7 日在密西西比的塞尔比兵营光荣退役，他共服役 2 年零 7 个月，积攒了 203.29 美元。按此说法，如果在与弗吉尼亚相会之前他曾去过舍尔曼，那么，仅就当时的旅行时间来看，他们要在 12 月 10 日才能见面。这一切是否属实都无关紧要，但有一事例外：即弗吉尼亚是于何时怀上威廉·杰佛逊·布莱特三世的？多年以后，霍普镇曾有人议论究竟谁是小比利的父亲。由于弗吉尼亚本性轻浮，人们自然会从孩子的出生日回溯到 9 个月之前，看看当时大家都在做些什么。

从 1946 年 8 月 19 日前溯 9 个月，三等技术兵比尔·布莱特仍在意大利。弗吉尼亚听到了这些议论。她的解释是：比利提前一个月出生。由于她摔了一跤，医生担心她的身体状况，所以提前几个星期做了引产。

弗吉尼亚·布莱特几乎没什么时间去了解丈夫。1943 年他开赴国外战场之前只有两个月和她在一起。1945 年年末他们在霍普共度了一个星期。1946 年年初他们在芝加哥一家旧旅店的楼上共同生活了三个月。而在芝加哥的那些日子里，他有许多日夜都是在外面度过的，驾驶那辆 1942 年造的深蓝色别克轿车往返于伊利诺伊和印地安纳之间。1946 年 5 月，弗吉尼亚回到霍普。她和比尔等待着郊区森林公园处一幢房子的竣工。在一切就绪前，她感到与父母住在一起比住在旅馆里更合适些。此时她已经怀孕。总

起来看，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 6 个月。

5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布莱特在路上的工作日结束了。郊区的房子已经准备就绪。他掉转深蓝色的轿车车头，准备去霍普把妻子接回新家。他驱车穿过伊利诺伊州平坦的农田，路过埃芬格海姆和萨勒姆，径直驶向开罗角，然后向西跨过密西西比河，进入密苏里境内。10 点 30 分，他开进西克斯顿的一家加油站，加满油，然后急速驶入 60 号公路的夜雾之中，准备在黎明前到达霍普。那天晚上，大家似乎都在路上，车速之慢使布莱特极为扫兴。于是他加速超车，先是刚刚关闭溜冰场后回家的埃尔莫·格林李，然后是刚与妻子看完夜场电影赶路回家的罗斯柯·吉斯特。他超车的速度太快，所以这两人都注意到一辆大黑别克轿车飞驰而过。在城西 3 英里处，轿车的一只前轮爆破。车身横切过前面的车道，从农田的一角斜穿过去，翻了两个翻之后底朝天地倒在与高速公路相切的一条乡路的沟渠旁。几分钟后，格林李赶到现场。别克车的车门紧闭。收音机仍在播送节目。车前灯灯光照亮了前面的一片田野。车内空无一人。

很快就聚集了一大群人。几个男人把别克车翻过来，看看是否有人被压在下面。两小时后，切斯特·奥都姆和约翰·莱特在趟过附近的水渠时发现了一只手。他们把布莱特的尸体从一潭积水中拖出。当时在场的验尸官奥威尔·泰勒判断，布莱特可能从司机座前的窗口爬出来，蹒跚着走向高速公路，但却跌倒在水渠里。脑后的一个肿块是他身上留下的惟一伤痕。第二天，西克斯顿当地报纸的头条新闻载“推销员翻车溺死水渠。”《霍普明星》也刊登了头版新闻：“霍普姑娘之夫葬身车祸。”

埃尔德里奇·卡西狄开车到西克斯顿认领尸体。威廉·杰佛逊·布莱特的葬礼于星期日一点钟在霍普镇第一浸礼教教堂举行，然后葬在玫瑰山公墓。这是埃尔德里奇早就为自己、妻子、女儿和女婿购置好了的一块墓地。三个月后，比利出生了。

比利·布莱特出生的那天，《国家地理》的最新一期刚好寄到，上面刊登了新阿肯色的一幅图画，其释文这样写道：“再生的阿肯色疾呼的挑战之声压过了猎犬和提琴声，压过了新的造纸坊和铝矿的咆哮声。”但是，1946 年夏天的新南方并非一切都新鲜。在那同一个 8 月的一天，狂吠的猎狗和扛着来福枪的民兵团在密西西比州马基郡边境包围了一片沼地，抓到了被错误地指控参与一次伏击的两名二战黑人老兵。在同一天的佐治亚，州长尤金·塔尔马奇宣布，在他任职期间他要把向黑人施私刑“这种残酷行径限制到最小限度”——据《阿肯色公报》一位辛辣的社论作者所说，这种许诺“对于不幸地构成那些极少数的人并不意味着什么”。在田纳西州的哥伦比亚，为一次种族骚乱的审判正在组成一个经专门挑选的陪审团；在亚[illegible]巴马州的雅典，正在着手调查几名黑人遭殴打的案件。

霍普镇的最后一次私刑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当时，一名男性黑人被控强奸一名[illegible]人，人们[illegible]用马拖至主街，然后吊在一棵橡树上。[illegible]与大多数南方地区一样仍然没有解决种族问题。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在战后岁月里日益频繁。有些白人士兵战后归来，不安地看到黑人在工厂做工，赚得优厚的薪水，做着本应该属于白人的工作。黑人老兵战后归来，看到他们仍然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住着室内没有下水道的房屋，局限在小镇东北角人称“有色区”的几个街区内。这个第四区的大多数黑人妇女要跨过铁路线到白人区充当洗衣工和保姆。城内有一个属黑人所有的殡仪馆和旅馆，而在黑人社区边上的一家副食店却由一位白人业主经营，他就是埃尔德里奇·卡西狄。

卡西狄作为卖冰人的日子几年前就由于支气管出了毛病而结束了。他不情愿地放弃了送冰卡车，寻找着适于他性情的另一份工作。战争期间他在一家酒类专卖店干过几年。当汉普斯代德郡定为禁酒郡时，他便借了些钱，在玫瑰山公墓对过儿的哈泽尔街开了一家副食店。这是霍普镇上种族统一最完美的地方。在这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黑人和白人从同一个柜台上购买同一种罐装食品，喝同一个冰箱里的苏打水，从收银台下的同一个柜橱里拿到非法威士忌。埃尔德里奇·卡西狄是用贷款开店的，所以对顾客也采取自由信贷的方式——而且不愿去收帐。如果说开店并不是个赚钱的行当的话，那么它却满足了他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愿望：副食店给他提供了一个离家的好去处。他可以在这里见到人们，谈天说地，夸耀他的小比利。

妈嬷、爸布、弗吉尼亚和比利在赫威街的那幢房子里共同生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不久，弗吉尼亚便独自去了新奥尔良，在慈善医院学习麻醉护理。这是她惟一感兴趣的职业。她从未满足于仅仅做一名护士，听从专横的男性医生的指使；当然，她也不想步母亲的后尘，在霍普做一名临床护士。她对朋友们说，与还是婴儿的儿子一别就是数月，这的确很难，但她已下定决心，学会麻醉技术能使她赚得更多的钱来养育他。况且，她急于要摆脱母亲。不管怎样，母亲都以为是她负责比利，而且巴不得独揽照顾他的大权。弗吉尼亚热爱新奥尔良，在护士学习时她就熟悉了这座城市。1947 年秋，比尔刚满一岁，弗吉尼亚离开家，这一去就是两年。几十年后，比尔谈到他最早的童年回忆就是去新奥尔良看望母亲。当同妈嬷一起回到火车上，望着窗外，他看到妈妈跪在地上，边哭边挥手告别。

在霍普镇，伊狄思未给他留有一点空闲。两岁时，他就有了自家做的字母和数字卡片，伊狄思常常把他放在高凳上教他读书。后来他常说，那不是“像约翰·斯图亚特·米尔那样 5 岁时就读弥尔顿，或像他那样的神童，但那的确是在读书。”他身穿上好的运动服，扎一副灯笼短裤。3 岁时，伊狄思就把他介绍给教会，参加第一浸礼教的“阳光项目”。当她忙于其他事务时，埃尔德里奇便带他去乡下的商店，和邻居的黑孩子们一起玩耍。比利敬重伊狄思，但真正讨他欢心的是爸布，这是他认识的人中“最慈祥的人”。然而，也正是这位好心肠的爸布无意中把另一个男人带进了

比利的生活。这是一个在礼节和气质上完全不同于爸布的人，来自热泉镇的名叫罗杰·克林顿的狡猾的单身汉。他在城里经营汽车。作为副业，也时常为卡西狄的副食店提供些走私威士忌。

在离开霍普之前，弗吉尼亚就在父亲的副食店里遇到过克林顿，也常常在新奥尔良或在由他支付的回家途中见到过他。她知道克林顿祖居热泉镇，来霍普经营别克轿车，是个名符其实的纨绔子，此外，便对他一无所知了。克林顿喜欢喝酒、赌博、尽兴玩乐。他衣冠整洁，头上喷洒科隆香水，上班工作时“仿佛刚从浴盆里出来一样”。他们开始约会时，弗吉尼亚并不知道克林顿在热泉镇曾有过妻子和两个养子。她不知道 1948 年 8 月伊娜·梅·莫菲·克林顿提出与丈夫离婚，在法庭上指控丈夫虐待妻子，用抽水鞋打肿了她的脸，造成头部流血。她不知道克林顿实际上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善于理财，而经常在哥哥雷蒙德的帮助下摆脱困境。雷蒙德在热泉镇拥有一家赚钱的别克轿车交易行，正是他让罗杰来霍普经营汽车生意的。

弗吉尼亚不久就发现克林顿确实是一位好色之徒。有一次，一位朋友告密，说他在圣公会教堂对过的埃尔莫街公寓与一位女招待寻欢作乐。她突然闯了进去，房内空无一人，但却到处是女人的内衣。弗吉尼亚把这些内衣拿到外面，挂在晒衣绳上。尽管如此，使家里人极不高兴的是，她还是决定与罗杰·克林顿结婚。

“我决定与罗杰·克林顿结婚，”她对最喜欢的舅舅、伊狄思的弟弟布狄·格里萨姆如是说。格里萨姆后来回忆起他们的那次谈话：“我对她说，‘不要嫁给他’，——我说，‘你不能做这样的决定’。罗杰做的是别克生意。我说，‘那么你是要与一大堆别克轿车结婚了！’她随时都可以开一辆新车——女人就喜欢这样……我对她说从此你要进地狱了。”根据弗吉尼亚后来的回忆，母亲曾威吓说要争取比利的监护权，而且找过律师咨询该如何获得监护权。但她从未诉诸于法庭，尽管这的确造成了家庭的分裂。弗吉尼亚·布莱特于 1950 年 6 月 19 日正式更名为弗吉尼亚·克林

顿，她的父母和 4 岁的儿子都未参加婚礼。

比利、母亲和罗杰·克林顿住在第 13 街和南沃尔克街拐角的一幢一层楼的盒式木房里。左右邻居都是忙碌匆匆的年轻夫妇。这里住着熔焊工人莫斯莱，副食店主史密斯，银行雇员奥斯提尼，木材工人波尔克，汽车经销商泰勒和隔壁的退休铁路工人威廉斯一家。当时，霍普镇正处于战后的繁荣时期。年轻夫妇在生儿育女，安顿工作，抱着复兴宗教的理想回到教堂，为自己的幸存而颇感欣慰。第 13 街 321 号这个小家庭也不例外。丈夫经营位于东第 3 街 207 号的“罗杰·克林顿别克公司”，妻子是一名护理麻醉师。小儿子则喜欢穿一身跳式卡西狄装束：黑裤、黑外套、黑帽和印有牛仔明星照片的 T 恤衫。他和唐纳·泰勒一起去幼儿园，这位邻居的小女孩有一天曾在一棵树后吻了他。还有麦克·麦克拉蒂，他父亲是城里的另一位汽车经销商，是个富裕的家伙。此外，还有医生的儿子乔吉·怀特。比利健谈，聪敏，长得圆圆胖胖。惟一合他腰围的牛仔裤须把裤腿卷起一半才行。

唐纳·泰勒后来回忆说，比利在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时总是“兴高采烈”。“有些人总是喜欢和别的孩子们在一起，他就是这种人。无论何时，只要有孩子们玩耍，他准在那，都有点令人讨厌了。无论做什么事他都在核心位置。有一次，我们在家里玩曳足游戏，他踢掉了壁橱上的一块玻璃。”有一次课间休息时大家玩跳绳游戏，比利的牛仔靴绊在绳上，摔折了腿。他大吵大叫，其他孩子们跑过来，围着他齐声喊道，“比利是个胆小鬼，比利是个胆小鬼。”有好几个星期，他腿上一直打着石膏。小伙伴们后来发现他竟不愿拿下那石膏，因为这可以使人注意到他。

一年级时，人们都叫他比利·克林顿，虽然他的官号仍是威廉·杰佛逊·布莱特三世。他称罗杰·克林顿为‘爹爹”,但罗杰·克林顿并非是他的合法监护人，未经法律领养他，而且几乎没有时间陪他玩耍。晚上，当比利看到他时，他已是酒过几巡了。罗杰经常外出，回家后总是独自坐在房里，或与弗吉尼亚吵嘴。一

天，弗吉尼亚给比利穿上新衣，要带他去霍普医院看望病重的外祖母。罗杰不允许。弗吉尼亚则毫不让步。罗杰便顺手抓过一支枪，朝她头部上方的墙壁开了一枪。弗吉尼亚来到街对面的泰勒家报了警；比利当晚在邻居家过夜，罗杰则在监狱里。

……

1952 年 9 月，罗杰·克林顿把别克车行卖给了希德·罗杰斯。几个月后，便举家迁往热泉镇，离霍普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在热泉镇城边的一个农场上度过了不安宁的日日夜夜。罗杰怎么也下不了决心改变那种生活方式。弗吉尼亚恨那个农场，尤其不愿意让比利单独与罗杰呆在一起，而她则要去数英里以外的热泉镇医院上班。第二年夏天，他们搬进了位于花园大道桥头的一幢舒适的两层楼木制板房，这是热泉镇的主要街道之一。弗吉尼亚以为罗杰是用出售车行的钱买的这幢房子，而实际上它属于哥哥雷蒙德所有。霍普的罗杰·克林顿车行已陷入无法挽救的财经危机。罗杰把卖车行的钱全部赌输了，现在，哥哥又设法帮助他东山再起。

公园大道 1011 号恰好位于两个世界之间。它的后院和长长的碎石车道一直通向环路，那里有宽敞的砖房，美丽的草坪，遮荫的橡树和木兰，住在那里的人们都是律师和市政官员。从前窗望去，可以看见热泉国家公园里松林覆盖的北山；台阶式的房前草坪一直通往无忧无虑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度假街，从隔壁“广场”汽车旅馆的游泳池，到塞托尔旅馆，林伍德，花园路，惠特莱，市政公寓，塔楼和伊娜汽车旅馆。沿此半英里处，一连串的汽车旅馆被花园广场浸礼教教堂所打断，这是一幢新殖民地时期风格的红砖白柱式建筑。然后接下去又是贝拉尔，农舍，天鹅歌和花园大道旅馆，最后是具有异国情调的“蒸汽”夜总会。它以前曾是一个车内服务快餐店，现改装成拉斯·维加斯风格的水晶宫殿，里面酒吧、赌场和旋转舞台应有尽有，大名鼎鼎的托尼·贝奈特和利伯拉斯等娱乐表演家经常在这里出台。

从“蒸汽”夜总会向左转一直通向市中心，壮丽的阿灵顿饭店在排排热浴房中鹤立鸡群。该城正是由这些具有康复作用的热浴泉水而得名。热泉镇的大多数居民都能背出一个接一个的浴房的名字，从阿灵顿饭店沿中央大道依次排开，有苏坡里奥，海尔，莫里斯，福尔岱斯，奎泡，奥扎克，布克斯塔夫和拉马。

霍普地势平坦，朴实无华；热泉则丘陵起伏，俗丽堂皇。虽说每一座城市都兼有其美德和罪孽，但在霍普和大多数其他南方社区，这种情况并非浮于外表，而在热泉镇却大张旗鼓。南方最大的非法而又肆无忌惮的赌博行业与几十所教会共同繁荣昌盛，有些教堂甚至是用赌款资助建造的。出生在霍普使生活充满诗情画意，而成长在热泉则似乎意味深长。热泉镇是一座“升华”的城市；古老的堕落和纯粹的美国理想在这里交融为一。

1919年，克林顿家族从达尔达奈尔迁至热泉；达城是沿阿肯色河向北约 40 英里处的一座小镇。当时，罗杰抱病的母亲尤拉·康瓦尔·克林顿为热泉的康复之水所吸引，于是举家前来。克氏家族中的四个男孩雷蒙德、罗伊、罗伯特和罗伊以及妹妹伊拉里是在这座城市的赌博和娼妓登峰造极之时长大的，这两个行当都受到帮会的控制和市政官员的保护。每月月末，警官们把娼妓捕捉起来，赶她们到法院，每人交 5 美元的罚金，然后放回继续经营旧业。城里的电话接线员甚至能把妓院的电话号码倒背如流。据说，赌场老板为保住这个行当而行贿，要一路打通从热泉到小石城州政府的上下 13 名官员。克林顿家的小伙子们在少年时代就开始留意来到城里的帮派，而其他的同龄男孩则在追逐垒球明星。阿尔·卡彭尼在阿灵顿饭店的第四层楼上占有一套公寓，从那里可以监视中央大道对过的南方俱乐部的赌场。他坐在一把淡色沙发上，壁橱里放着一挺机关枪。他在大街上走动时总歪戴着帽子，前后左右簇拥着 6 个保镖。这给雷蒙德和罗杰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从禁酒运动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热泉镇由一位活灵活现的小独裁者所把持，他的名字叫列奥·P·麦克劳夫林。他戴

鞋罩，领上插一棵石竹花，他的两匹艺马苏格兰和苏打每天拉着他在老爷车里巡视中央大道。按他的权力搭档沃恩·烈杰伍德法官的说法，这位镇长的政治理论信条是“你按我的背我摩你的腰”。他给正直所下的定义可用他给警察局长的评语来总结：“他正直诚实，完全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麦克劳夫林最终被主张改良的二战老兵所罢免。但这些老兵与其说感兴趣于真正的改良，勿宁说感兴趣于权力的分红，所以不久便与新一代的赌场老板和平共处了。

原本为改良者之一的雷蒙德·克林顿通过把别克轿车卖给赌徒和政治家而大发横财，在环绕热泉镇的三个人工湖之一——汉密尔顿湖边的克诺尔伍德路拥有一套漂亮的住宅。罗伊·克林顿经营一家饲料店和古玩店，不像雷蒙德那样玩弄政治，可他又偏偏进入了政界，50年代初曾连续两届任阿肯色州议会议员。罗杰·克林顿喜欢的是威士忌、赌博和夜生活。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酗酒和闲逛上，他有两个形影相吊的伙伴：经营可口可乐工厂的凡·汉普顿·耶尔和经营连锁杂货店和购物中心的加卜·克劳福德。后者曾与罗杰的侄女有过一段婚事。他每次酒醉后都打妻子。当时，酗酒和虐待妻子似乎是热泉镇文化的组成部分。据朱迪·埃尔斯沃思（她的丈夫后来当选镇长）所说，这个城市里“到处是愤怒的被压迫的妇女”，她们受到丈夫的虐待。男人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们不尊重妇女，都有情妇，都殴打妻子。这是这座城市的传统。男人们总有办法过着几种不同的生活。诚实从来就不是他们的性格。那是一片不可理喻之地。”

弗吉尼亚也逃不脱这种厄运。她与这样一位不务正业的丈夫抗争着，与一些不愿与女性职业人员打交道的医生抗争着。但她本身就具有一种双重性格，从而感到热泉镇俗丽的力量不可抗拒。她喜欢“蒸汽”夜总会里的娱乐表演，愿意在贝尔弗迪尔乡村俱乐部喝酒赌博，也是橡树坪赛马场的常客。她开着敞篷折叠式别克轿车在城里兜风，交了十几个非常亲密的男朋友。自搬到热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